



荀子箋釋

二

□ 13
2588
2



門 〇 仁 18
號 2588
卷 8-2

碣石
書局

碣石
書局

荀子卷第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作相人十四卷。〇形法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說古者有姑布子

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兌。襄子者。或本無姑字。蔡澤者。相

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

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深非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

心不如擇術。術道也。術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

荀子

卷三 非相篇

一

嘉善謝氏

大正九年三月五日
碣石靜昇 氏 贈

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駟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駟臂與仲尼相配，必非駟臂也。駟音寒。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句焉廣三寸，鼻曰耳具而名動天下。鼻曰耳，雖皆具而相去疎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案焉字，古多以為發聲，如周禮，焉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楚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為發聲。

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也。人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人者，故莊子說趙也。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腳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脩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轎上出式者。詩曰，倚重較兮。○案今毛詩本，倚誤作倚，正義明云，倚此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未本足。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利。本皆不誤。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葉公，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攝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子，葉公子高，人據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人，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契與，約也。謂約嘉善，謝氏。

計其大小也。繁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脩飾耳。○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長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馬元刻作馬。注同。今案。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仲尼之狀。面如蒙。俱。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仲尼之狀。面如蒙。俱。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俱。俱音欺。慎子曰。毛。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注。鬢一作鬢。傳說之狀。立死曰。梟陶之狀。色如削瓜。瓜如削皮之。閔天之狀。面無見膚。閔天。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鬢。鬢蔽其膚也。○注。鬢一作鬢。傳說之狀。

身如植。植立也。如伊尹之狀。面無須。麋。與禹跳。湯偏。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堯舜參牟子。牟與眸。永。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日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論志意。文學。邪。直。好醜。相欺傲也。○從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越過人也。倍萬人曰傑。然而身死。國亾。為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證也。稽止也。此是非容即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嘉善謝氏。

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

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僇，子方云：僇，疾也。慧也。與喜而翫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僇，火玄反。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女子之言柔弱便辟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竝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為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悔苦傷今之刑戮，其始之所為。是非容貌之

患也。聞見之不眾，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竝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肖，事長賤而不肖，事貴不肖，而不肖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人有三必窮，為禍災也。

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毀也。

鄉則不若，借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為向，若如也。謾欺毀也。

也。莫知行淺薄，曲直有以懸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干反。莫知行淺薄，曲直有以懸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推知也。言智慮入又相懸遠，不能推讓明白之言，不知已人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懸讀為懸。人有此三

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濼濼
 宴然聿消莫有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
詩作見現日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現日氣也
為隨屢讀為婁婁斂也言雨雪濼濼然見日氣而白
消喻欲為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有
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斂其驕慢之過也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已與人而貴於禽獸也
 其有辨也辨別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
 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
 也知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
 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笑亦一足
 而毛也狴狴獸似人而能言出然而君子啜其羹食
 其裁裁鬻也禽獸無辨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
 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
 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
 辨辨莫大於分疎有上下親分莫大於禮分生於禮莫
 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
 多誰可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
為法也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也言禮文久則
制度滅息節奏久則廢也注節奏宋本作宗族案
楊以節奏訓族字與以制度訓節字無涉今從元刻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禡解也有司世相承守
 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故曰欲
 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禡直吏反
 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近時

而毛也狴狴獸似人而能言出然而君子啜其羹食
 其裁裁鬻也禽獸無辨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
 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
 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
 辨辨莫大於分疎有上下親分莫大於禮分生於禮莫
 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
 多誰可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
為法也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也言禮文久則
制度滅息節奏久則廢也注節奏宋本作宗族案
楊以節奏訓族字與以制度訓節字無涉今從元刻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禡解也有司世相承守
 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故曰欲
 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禡直吏反
 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後王近時

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聖王之跡也夫
 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
 聞而時人以爲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
 然後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爲法審其所貴君子損益可知也
 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己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主而道上古譬之是猶
 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
 俗○數字從宋本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
 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
 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
 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

大各反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
 下同也聞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
 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之意度
 故人不欺人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
 亦不欺人也故以類度類類種類謂以說度功
 欲惡皆同豈以類度類若牛馬也以說度功
 其治亂有異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涂之古今
 業以道觀盡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
 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類不悖雖久同理
 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情乎類不悖雖久同理
 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邪曲而不迷
 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於邪曲不正之道而
 迷雜物炫耀而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
 不惑鄉讀爲向嘉善謝氏

世無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
 政也久故也中閒也五帝少昊禹湯有傳政而不若
 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
 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綱略謂舉其大愚者聞其略
 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
 也天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

公孫龍惠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比也然而不好

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故君子

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

說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已故

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

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

章謂之聽人之言樂於鍾鼓琴瑟使人聽故君子之於

言無厭無厭倦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不好其質

飾若墨子是以終身不免卑汗傭俗卑汗皆下也謂

同豬水處謂之汗亦地之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

儒之謂也腐音如朽腐之物無所用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

之道說未世至卑至亂之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

荀子

卷三非相篇

七

嘉善謝氏

近世則病備世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
 備鄙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之事則患
 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羸絀猶餘也羸絀也府然若
 渠園槩枯之於已也渠與府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
 亦猶此制人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
 然而不折也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引也
 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引也
 致之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
 如以楫擢進舟船也度大各反世反世反韓侍郎云
 本改正韓說度已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
 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在眾故君子

賢而能容罷罷弱者音疲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
 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
 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
 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
 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
 也繫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雖不說人人莫不
 貴不說音稅稱尺證反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
 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不使人傳曰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而君子為
 嘉善謝氏

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言愛之道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也訥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訥訥然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君子三者也行如字必辯小辯不如見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見端首見端首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辨說然

後聖賢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之分具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是謂不乖悖也居錯遷徙應變不窮居也錯干故反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可聽也謂文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讜同謂直言也凡辯則聽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為重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均瞻唯則節蓋謂騁其口舌之辯也瞻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刺少錯誤耳○正文均宋本作於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却猶偃仰即偃蹇也言姦雄口嘉善謝氏

自誇大偃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
 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案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

子借亂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澆同

注濠與澆同案濠字無攷澆亦澆之訛元刻作鵝亦

未是莊子繕性篇濠醇散樸釋文云濠本亦作澆當

之欺惑愚眾齋宇鬼瑣宇未詳或曰宇大也放蕩恢

大也鬼謂為狂險之行者也瑣者謂為姦細之行者

也說文云鬼高不平也今此言鬼者其行狂險亦猶

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

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

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勤於飢寒命之

曰狂辟之民明王之所禁也當與傀義同音五每

彼反又牛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

矣混然無分別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矜放

情性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不足以合

文通治文義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

理足以欺惑愚眾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

言之成理足以欺是它踴魏牟也它踴未詳何代人

感愚人眾矣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魏公子

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

折公孫龍之言公孫龍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莊子

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

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

荀子 卷三 非十二子篇 嘉善謝氏

何者為忍情性暴谿利跂忍謂違矯其性也暴谿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
 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苟
 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為得離力智反跂丘氏反苟
 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不足以為合大眾明
 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為合大眾苟立小節故然而其
 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鮒
 也已解上○解見不苟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
 稱彼作田仲田與陳通上功用大儉約而優
 差等功用功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為上而過儉
 也約也優輕也輕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
 也苦會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分別而懸隔君臣也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

翟宋鉞也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尚
 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
 相矛盾也好作為言自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上下意
 也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循細與
 倜然疏遠無所歸宿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糾察不可
 以經國定分俗取聽於上取從於下然其持之有故其
 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
 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不法先王不是禮義義為是
 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不為禮義為是
 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觀同琦讀甚察而不惠惠
 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鄒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猶然
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蓋
文作然而猶材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
謂之五行注五行五常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
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
幽隱閉結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
其興作方略也苟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
思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為治不知隨時設
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
所不為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
佳買反也先君子孔子辭說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

思孟軻鄒人字子思世俗之溝猶魯儒嚶嚶然不知其
與皆著書七篇字子思世俗之溝猶魯儒嚶嚶然不知其
所非也溝讀為恂恂愚也猶猶豫也不定之貌魯
之貌謂爭辯也恂音寇猶音柚注恂舊訛作拘案
恂與此書儒效篇同許慎作穀又作婁務遂受而
皆一物也今改正溝猶魯儒合四字為愚韻遂受而
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為此
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
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總
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奧窔之閒簞席之
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大讀曰太奧窔之閒簞席之
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
之與東南隅謂之交言不出室堂之內也斂然則六
聚集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窔一弔反則六
行

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為國能容也。或曰況猶蓋也。國語驪姬曰眾況厚之。成名句。即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穴而未當。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化而則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

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著宋本從竹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不可信者疑可疑者意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為知之不知之為不知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多少無法而流湏然。雖辯小人也。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詭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之務勞知而不律

先王謂之姦心法律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
 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此三姦者聖王之所
 禁也知而險賊而神害不測如險又賊為詐而巧巧詐
 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
 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為僻飾非而好非而好非好飾玩姦而
 澤玩與翫同習姦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知
 而無法騁其異見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為察
 之辯而操持僻淫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為好姦而與眾
 好姦而操七刀反大而用之大而用之也好姦而與眾
 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負石而
 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是天下之所弃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聰明聖
 知不以窮人知作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
 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
 然後為聖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
 賢之德也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
 之中也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
 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
 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
 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
 猾之人矣詖詖與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宥詖怪狡
 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宥刑戮及之況公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也。伊尹，伊陟、伊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合謂和也。羣，謂羣也。

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樂，樂也。分，施也。施，或所也。遠，罪過也。

願於務事理者也。務，使事也。理，有條也。羞，獨富者也。使人足也。

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汙漫，已解也。賊，在榮辱篇也。

睢者也。睢，已解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而忤人，無禮義也。

唯權執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

也。箸是者也。明箸其時是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士者，

無能而云能者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勃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

蓋戰國時以言能為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

慤者也。以不俗為俗，自為其俗也。離縱而跂訾者也。訾，讀為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也。跂，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為縱，傳寫誤耳。縱，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氏反。縱，所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氏反。縱，所

反。士君子之所不能為。從元刻刪，或疑此句因下文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可貴，謂道德也。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信已。謂才

也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汗所見汗穢也恥不信不恥
 不見信虛譽不能誘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
 誹誹虛譽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
 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偽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
 也良謂儼然壯然祺然葦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
 樂易也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當為莊祺然葦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葦然當為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眾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恢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敬儉然侈然輔然端

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瞽瞍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
 貌侈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侈恃也郭云江東呼母
 為侈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訾然
 未詳或曰與孳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貌禮記曰
 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瞽
 瞍然不敗吾語汝學者之鬼容說學者為鬼行之形正視之貌
 刻正文無容字其冠統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統當為今從宋本增
 向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詳或曰讀為紘
 紘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
 紘其禁反連讀如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覲覲然瞿
 往蹇來連之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覲覲然瞿
 瞿然盡盡然盱盱然填填然滿足之貌狄狄讀為躍跳
 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舉止無恆也瞿
 覲未詳或曰覲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瞻視之
 貌盡極視瞻不平或大察也盱盱許于反酒食聲色之
 皆謂視瞻不平或大察也盱盱許于反

中則瞞瞞然。瞞瞞然。貌謂好悅之甚。作若。不視也。瞞。莫丁反。瞞。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謂憎疾也。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儉儉而困。無廉恥而忍。護詢。是學者之寃也。事業謂作業也。億。不勉彊之。億。心不力也。音呂。儉。謂苟避事之勞苦也。困。謂困。冒不。畏人之言也。護。詢。訾。辱也。此一章。皆明視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韻假借。或推傳寫。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正。文。護。詢。元。刻。作。護。詢。案。說。文。護。詢。胡。禮。切。重。文。護。實。一。字。也。洪。興。祖。楚。辭。補。注。九。思。篇。護。詢。下。引。荀。子。作。護。詢。正。與。宋。本。合。其。引。語。同。此。彼。與。元。刻。同。案。漢。書。賈。誼。傳。有。隻。語。以。節。無。弟。佗。其。冠。神。禪。其。辭。弟。佗。其。冠。未。詳。神。禪。當。為。沖。作。弟。集。韻。音。徒。回。反。莊。子。應。帝。王。篇。有。弟。靡。此。弟。佗。義。當。近。之。與。上。所。云。其。冠。纒。亦。頗。相。似。俗。間。本。俱。作。

第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嗛與謙同。使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爲謙於也。儉。儉。儉。事。無。廉。恥。而。奢。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儉。儉。已。解。上。者。與。嗜。同。此。皆。言。故。有。此。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侵。雖。逸。而。不。弛。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

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
 伯讀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糾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般亦樂也。汰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詐邾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滅遂滅項之類也。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汗淫汰也。餘所未盡聞也。而行孟反。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亾。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亾之。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倏然見管仲之能足。

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倏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倏地。
 坎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外忘射。仲父大決。謂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不其斷決之大也。親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謂舊臣與之書社。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與之書社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祗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只書於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管仲者也。○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字論。語石經殘字。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貌。諸侯有一節如是。

則莫之能亾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亾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為幸遇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有文章，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鄉方略，審勞佚，趨也。審勞佚謂審趨也。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審積脩鬪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積倉廩，脩戰鬪之術，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

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必以義服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不力服也。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以示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然，後誅之，非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文王誅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武王誅二。史記云：武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已尸于日，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汗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案：溫字有誤。或周公卒業，伐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刑措也。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道豈不行，人自不行。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嘉善謝氏

不過百里而天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執而不得
 以一以有道也桀紂舍道雖有天下厚重故善用之則百
 以匹夫老之執而不得如庶人壽終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雠
 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秦秦其子襄王又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
 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執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主尊貴之
 則恭敬而傳傳與擲同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與
 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謙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
 謹守職事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
 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
 主疏遠之則全而不倍懷離貳之心主損紕之則

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奢也信而不忘處謙謙讀
 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作威福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
 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
 善寡如不合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謂
 當此財利也不和而理謂不充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
 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
 屈靜而理謂不充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
 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君雖寵
 之終不可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
 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
 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
 也雖貧賤其所立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
 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
 也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
 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

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擅寵於萬乘之國。必

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

而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正能耐任之，則慎行

此道也。耐，忍也。慎，讀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耐乃代反。

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

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

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

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彊國在時。

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不必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

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其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既明且哲，豈

云異哉？○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

臣之正道也。以此為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

曲為之，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謙不足也。當其

解非是，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謙不足也。當其

不足之時，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象，猶恐及其

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孔子

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

之謂也。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愚者

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

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排也。言重傷之也。以忝嗇而

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
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是以位尊則必危任
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
 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吹而僥也
吹同僥當為僥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僥音竟元刻作音僵是何也則墮之者眾
 而持之者寡矣墮許規反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
 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在於所立敦厚而專一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
 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
 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厄之時則尤加勤

力而不敢怠惰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
 申重猶再三也
 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
省少也少所求即多立功勞省所景反
 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入也
 執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
 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
 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為譬啗與詆同經誼也伏而啗天愈
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也愈益也
 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執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分安

有執不在上而羞為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三

荀子卷第四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儒效篇第八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

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反履天下之

籍籍謂天下圖籍也聽天下之斷儼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

稱貪焉儼然猶安然固有之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

不稱戾焉虛讀為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也兼制天

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

焉左氏傳成鯀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

荀子

卷四 儒效篇

一

嘉善謝氏

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
 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邠霍
 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邢晉應韓
 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
 難盡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
 詳究通導周公歸周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
 自歸其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
 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為天子也者不可以
 少當也不可少頃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
 蓋權宜以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
 安周室也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
 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

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同
 言非禪讓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
 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執次
 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
 子周公武王之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
 故曰枝主成王也謂殺管叔管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
 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因天下之
 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
 一也仰易反易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正文仰
 字注今易變化宋本作抑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
 從元刻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
 以荀卿為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
 孫卿也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
 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謹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謹
 也言聲齊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名貴謂儒
 應之也明顯之貌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未
 之明顯之貌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未
 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
 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師元刻詩曰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
 下皆歸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
 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人隆也仁人之道謂儒學
 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為詭異之曷謂中曰禮義
 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道也重說先
 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宋本作
 人之所以道也又有君子之道也句今從元刻
 正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
 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
 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
 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
 徧能或曰正當為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
 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薄田也五種黍通財貨
 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嘉善謝氏

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擢以相恥忤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薦藉也謂相蹈藉擢抑皆謂相陵駕也作慙也正文未有也字今從元刻刪若夫譎德而定次譎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譎譎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譎德而序位之語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訛今從元刻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萬物當其求得其安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

行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行事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弃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言相分別隔易同異已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日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

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

羣徒辯其談說明其僻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也戇愚

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

然亦不免於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非味然無知

愚故曰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名也有惠施

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正文詩曰為鬼為蜮則

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

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覲姑也

姑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

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除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

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行則為敦慕焉君子

士也士者脩立之稱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敦慕焉君子

也敦厚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上為聖

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

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

混然無所知之貌竝比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

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俄而原仁義

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

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

哉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而辯之而與如同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

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鑱相聯相

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今有人於此肩然藏干溢之

猶今囚徒以鑱連枷也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寶雖行貨而食人謂之富矣肩然雜碎眾多之貌行
 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
 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疾僂然而人謂之富
 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
 是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即于也
 日聽居居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
 視于于也怒而威窮處而樂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
 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故曰貴
 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
 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

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故
 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應
 之聲如雷起之宋本無之字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
 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
 云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云皋澤中鄙夫反是
 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
 愈危愈讀為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
 已斯亾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故能小而
 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

儒效篇

也粹讀為碎除碎折之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偃伸而
 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也偃偻也伸讀為身字之誤
 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也偃身之人而彊升高則
 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故明主講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
 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
 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
 為治辨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
 相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毛云平平
 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已至道是民德
 也養生為已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
 今從宋木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

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
 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案宋本橋从木臣道
 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从木元刻从手亦可通其言
 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
 當矣而未周密也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
 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
 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
 若數一二如數一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也節
 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
 不以造作為也一遙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
 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平正和民之
 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雖博
 嘉善謝氏

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亾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亾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曰向。正文兩如字。俱讀為而。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苟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

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扆而坐。戶牖之間。謂之扆也。宋本作履。天子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

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以兵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西面而背太歲。背謂背太歲。南面而聽太歲。聽謂聽太歲。北面而視太歲。視謂視太歲。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懷。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案正文至汜。當作至。汜左傳。鄙在鄭地。汜釋文音凡。字从巳。不從巳。其地在成皋之間。又漢高即位於汜。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敷。劔反。非周師所經也。汜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汜當為汜。而即音為祀。至其頭而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至其頭而山隧。摧也。遂讀為墜。其音蓋。其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子。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

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其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

也。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千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遂選馬而進，選簡也。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厭旦於牧之野。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明已前也，厭於甲反。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向遂乘殷人而誅紂。乘其倒戈之勢。○正文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周人無立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

劍、矛、戟、矢也。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韶護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護與護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闔，門扇也。○案宋本闔作閉，係俗體。跨天下而無斬也。斬，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太平如此，復誰備戒。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之御，穆王翼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翼有窮之君，逐夏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

荀子 卷四 儒效篇 二 嘉善謝氏

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
 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
 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用百里之地而
 不能以調一天下制疆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
 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
 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案此段在十二子篇○
 位云云當為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膈合用百里之地而千里
 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管桎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
 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也類善徵驗也

比類於善不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為狂妄之言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其持危
 應變皆曲得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
 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
 為治一也稽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
 攷也攷成也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邪
 瑣逃之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邪
 說畏之眾人媿之眾人初皆非其所為成功通則一
 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名儒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
 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
 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
 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

冠博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
 果反保音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鼈為媿音下
 王曰臣笑鄰國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
 者空禾汗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
 謂強為儒服而無其實也○案鼈當作鼈所引說苑
 見復恩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蟹螺
 彼作蟹螺鄰國作臣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
 鄰皆當從彼為是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不足以亂世法韓
 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法韓繆學雜舉不
 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之
 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壹也若妄引上古不合
 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脩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
 先王也法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
 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其言議談說已無
 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

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別上宋本有分呼
 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
 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
 客德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
 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
 反辟讀為發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
 德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四物之法後王一制度隆禮
 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
 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
 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
 義起是能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
 類者矣

不自以欺不自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為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案元刻作以苟仁義之類也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礙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然起而應之無所礙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張法而度之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礙滯慙也則晬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慙故開張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晬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剖之

為兩各執其一故入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不義而好公也利故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而後然後可以長久也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脩侯蓋殷湯周文皆化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為措伯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不聞不若聞之間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此節舊不提明之為聖人通明於事聖人也者本行今案當分段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平行之

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

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

謬。雖博必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

意謂若制氏然也。○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

制氏。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蓋本

今從宋本訂正。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雖所不能行

厚必至。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

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故人無

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

云能自察。則必為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

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

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速。故有師法

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

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

化。為善也。○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

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

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間。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

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据

元。刻。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

而。治。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

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受

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

此。注。方。釋。情。字。蓋。可。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

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

可。為。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

嘉善謝氏

儒效篇

左

吾所有雖非所有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指然而可為之也所以成積也并讀為併一謂異端習俗移反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志安久移質習以為俗則移其志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刻作積土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山積水謂之海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為六極言積近以成遠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反讀積禮義而為君子工

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是非天性也積

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

靡則為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為也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

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

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所

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也一堯反詩曰維此良人

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而不重復之故人求而進用之忍害為惡之人反顧念

然為荼毒之行由王之民貪亂安

人論。論人之善惡。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

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脩也。汙穢也。漫欺誑也。

也。其愚陋溝脊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眾人

也。溝音寇。愚也。溝脊無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

也。知也。眾人謂眾庶也。無也。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

好問然後能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志安

能有才藝。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故為小儒也。志安

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

子三公也。其才堪王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

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

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

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

也。

為天子三公。小儒可為諸侯大夫。禮可以惣統羣臣。

人主之柄也。倫當為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差盡於

也。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為壇。宇屋

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

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言道德

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為政治。以下有道德

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誤重寫耳。故下云諸侯問

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謂人。以政治來。言志意之求

不下於土。語為士已上之事。則言道德之求。不二後

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安

而。言遠古。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已外

是二也。道過三代。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高

法。二後王。謂之不雅。事而廣說。遠古則為不正也。高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為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
 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
 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
 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百家不及後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
 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荀子卷第四

荀子卷第五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王制篇第九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傳罷不能不待須而廢
須須臾也。須起版築為相也。元惡不待教而誅。元惡不教而殺。謂之虐。唯中庸民不待政而化。
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則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
父昭子穆言為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
 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
 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

之卿相士大夫屬繫也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

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

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

職則畜不安職則弃畜養也弃謂投五疾上收而養

之材而事之五疾瘠聾跛癡斷者侏儒各當其材官

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職而與之衣食才行反時者

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

聽政之大分舊本不提行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

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

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

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

皆凡聽論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

引借道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也若

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

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秋傳曰遂繼事也下

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有革弊也和解調通好假道

人而無所疑止也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疑定

也字宋則姦言竝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

也莊子曰嘗試論之鋒起謂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

傷之也多聽大謂所聽之事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

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職而

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
必隊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
 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比類
 偏黨而無經聽之碎也。無經謂無常法也碎讀為解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注
 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執齊則不壹眾齊則不

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之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數也
 則必爭。澹讀為贍既無等級則者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爭則必亂亂則窮矣。物窮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
 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論有差等然
 為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上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

若惠之惠恩也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
 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
 也故君入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
 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
 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
 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
 由與猶同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
 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宋本
 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

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

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其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耦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所引韓子見內儲說士篇魏妃作魏姬汝回遣之作汝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魯人之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言未及故脩禮者王為政者疆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土李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如器之上溢下漏空

虛可立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亾敵得之以疆聚斂者召寇肥敵亾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疆奪之地也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疆國之術則奪人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

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疆者用疆力勝人非知疆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

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

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

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

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民日不欲為我鬪是疆者

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也雖守者豈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

國以地為本故曰守者所以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

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伺疆大之閒承疆大之敵此疆大

之殆時也殆危也元刻敵作弊宋本敵下有也字又有知疆大之敵五字各本多同係衍文今從元刻去之知疆大者不務疆也知疆大之術者慮以王

命全其力疑其德

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謂不輕舉也。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疑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

疆國常勝。主或衍字。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也。左傳曰。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案發聲謹嚴也。募無重器備。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揀擇也。材伎武藝。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也。漸進也。嚴刑賞以糾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併讀為脩。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為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之矣。見賢。偏反。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

道。行下孟反。信謂使人不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者則疑。霸主常勝也。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湣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湣王出奔莒也。桓公劫於魯莊。公羊傳。柯之盟。齊桓公為魯莊公之臣。曹沫所劫。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計慮為王所以危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也。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入之道。其道可服入。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

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脩飾及舉動必以禮義聽斷以類

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輕重得中也明振毫末振舉也言舉措應變細微必見

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為政之本

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

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

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並已衣服有制宮室有度

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械器也皆當其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皆舉色則凡非舊文者舉

息謂染絲畫績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

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

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

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幸傷幸也尚賢使能而

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析析分異也愿禁悍而刑罰不過

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百姓曉

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

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

為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田野什一什稅關市幾

而不征幾阿察也但阿察姦人而山林澤梁以時禁

荀子 卷五 王制篇 七 嘉善謝氏

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或讀為征，衰初危反。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買遷有無，化居使相歸也。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轉也。言通商及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謂竭其才力，也不疾苦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間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夫是之謂入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為政如此，乃可以長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晦，絕遠。

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之大犬也。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續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嶲，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為研。胡且反。或曰：丹砂也。干，當為研。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牙焉。皆出西方。東海則有紫絃魚鹽。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紫，紫貝也。絃，未詳。字書亦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絃，未詳。字書亦曰：石蚌應節而揚葩。注云：石砧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蛙居怯反。注：蛙，元刻作蚺。同今從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宋本：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皮，今之罽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為文。絳也。故

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養飾謂車服。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

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也。極要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

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為治也。衰初。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危反。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為本。君子以習學重多也。致極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好之言不倦也。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也。摠領也。俗本。又有要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

也。注謂一世始句有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
誤。疑當作謂治世也。君于禮義之治為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
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注之治舊
始訛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沮勸。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兄弟弟一也。使於恩義。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使人於職業。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禽獸
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
下貴也。亦且二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力不若牛
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
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分何以能行。曰以義。

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和則一
一則多力。多力則疆。疆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
物不能善。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
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
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
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
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
下謂之君。能以禮義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羣道
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
安其性。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政
性命。

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為之任使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鼃鼃魚鼈鱸鱉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魯宣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澇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外謂食足之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財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財天時以養地塞備天地之間

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微而明短而長狹

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

明博大原其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與

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為入者則謂之聖人也。

序官。謂王者序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

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

犧牲之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族也城

事者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郭謂其小大也

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

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

數不使作奇。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

師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謂

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

南子

卷五 王制篇

七

嘉善謝氏

一人鄉大夫論百工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

審時事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月令曰監工日號毋

利若車之利轉之類也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

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專造私相陰陽相視也陰

兆占占候也或曰兆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

也鑽龜陳卦也鑽龜謂以火焚荆葦灼之

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上洪範所

妖祥偃巫鼓擊之事也擊讀為現男巫也古者以廢

日偃巫鼓擊現偃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覘胡狄反

偃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也鑽龜陳卦也鑽龜謂以火焚荆葦灼之

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上洪範所

妖祥偃巫鼓擊之事也擊讀為現男巫也古者以廢

日偃巫鼓擊現偃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覘胡狄反

偃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也鑽龜陳卦也鑽龜謂以火焚荆葦灼之

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上洪範所

妖祥偃巫鼓擊之事也擊讀為現男巫也古者以廢

日偃巫鼓擊現偃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覘胡狄反

偃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也鑽龜陳卦也鑽龜謂以火焚荆葦灼之

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上洪範所

妖祥偃巫鼓擊之事也擊讀為現男巫也古者以廢

日偃巫鼓擊現偃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覘胡狄反

偃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也鑽龜陳卦也鑽龜謂以火焚荆葦灼之

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上洪範所

妖祥偃巫鼓擊之事也擊讀為現男巫也古者以廢

日偃巫鼓擊現偃採清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

覘胡狄反

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骹凡國易道路脩而謹盜賊謹
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平室律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
禁也周禮野廬氏職平室律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
日有相翔者誅之平室律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
姦人為保也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
事也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
據當時職抹急禁悍抹當為析急當防淫除邪戮之
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
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
會而詔王廢置也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
吏免盡而眾庶不偷豕宰之事也下至末各本皆無
注文脫耳免盡之免與勉同漢書薛宣傳宣因論禮
移書勞免之谷永傳閱免遁樂皆以免為勉

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豕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懸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

也。豈渠得免夫累乎。案渠與遠同。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

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堯是非

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

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

為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

滅亡。殷之曰。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為縱橫之事。偃

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

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剽天下勁矣。案然脩仁

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而名聲

剽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

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誦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薛越。後同。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

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鬪者。與安以其國為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技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日日元刻作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

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
并闔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敵。我日積完。
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
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
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敵。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立
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
○僅免於危。而巳。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譎疑。進退貴賤。則舉
佞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
危殆。立身。則僑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

詐故。○宋本有二人。字衍。元刻無。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
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
務。如是者。滅亾。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
危殆。滅亾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
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亾。夫王者之與亾者。制人之
與人制之也。是其為相懸也。亦遠矣。○篇末。自具具。而王至此。文義
淺雜。當是殘脫。之餘。故不注耳。

